

翻完了一年的日子，又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春风似一只温暖的手，温拂着大地万物，山青了，水碧了，草绿了，形态各异的风筝也开始在空中盘旋、飘荡……构成了只有春天才有的美好图景。

我国风筝历史悠久，有两千多年。风筝古称“风鸢”、“纸鸢”和“纸鹤”等。相传，春秋时期的墨子是创始人，《韩非子》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一日而败；名匠鲁班曾‘削竹为鹊，成而飞之’；五代时期李邺在纸鸢头部装上竹笛发声，遂有‘风筝’之名。”

在古代，时至清明人们在祭拜先祖之后，都会放飞纸鸢。在放飞纸鸢时，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和烦恼都写在纸鸢上，等到纸鸢放高时，就剪断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做，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纸鸢带走了。

其实，放风筝是一项愉悦身心的户外活动，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国外多有风筝医院和风筝疗养院，可以治疗神经衰弱、抑郁症和视力减退等眼病。我国著名京剧家梅兰芳、程砚秋等还利用放风筝锻炼眼神，列为戏剧的基本功训练。古书《续博物志》上说：“放飞时令小儿张口望视，可泄内热”等等。

最喜欢放风筝的当数那些天真活泼的孩童了。“草长莺飞

春风送暖话风筝

张 浩

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代高鼎的这首《村居》最脍炙人口。全诗用词平实，不雕不琢，却贴切自然，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杨柳垂青时节儿童舒臂牵线放风筝的欢乐情景，勾起了人们对童年时代尽情嬉耍风筝的快乐回忆。

当然放风筝并不是孩子们的专利，古人爱好放风筝的大有人在。除了儿童，古代的年轻女子对风筝也是钟爱有加。清人郑板桥有诗曰：“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诗中生动地描写了清明时节放风筝的情景，满天飞翔的风筝下，娇女摆动罗裙，在周围欢呼助兴，风筝给了她们春天的心境和展示美丽的天地，她们使自然界的春天更加俏丽多彩。

另外，喜爱风筝的决不单是儿童。明朝徐文长在《风鸢图十首》中就写到了一个老人对待风筝的情趣：“我亦曾经放鹞嬉，今来不道老如斯，哪能更驻游春马，闲看儿童断线时”。老人们放风筝，不再有孩童的喧闹，也不再有年轻人的激情，他们有的只是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在宁静闲适中生活的情致。

实际上风筝在古代也不全是“玩物”。在历史上，风筝的用途曾经有过多次的转换，据说曾用于军事，一直是战争时通讯和侦探的重要工具并带上火药用作战争进攻的武器。

我国是风筝的故乡，也是诗词的国度。古往今来，风筝牵动着无数诗人的情愫，写下了不少多姿多彩的诗篇。或描写天真童趣，或励志讽人；或借风筝抒情，托物寄意，抒壮志发感慨，风筝的魅力，可见一斑。

眼下，又是一年草长莺飞，又是一年春暖花开。在微风轻抚的春日，听鸟儿啁啾林野，看风筝高飞蓝天，心中那份思念与梦幻如陈年的酒，从心底氤氲开来，散发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醇香。

赏 花

(组诗)

李志胜

绽放的白玉兰，是花国的白娘子
濮水边没有法海和雷峰塔
母乳般的白，喂养春光、春风
背斜跨、临时客串背包客者
与举一串冰糖葫芦，欲学诗仙邀明月的
皆非白娘子之意中人
时下，风起和风都有些变了
在一位老态龙钟、不修边幅的邋遢男面前
一场羞答答的访谈，抢了
飞掠而过的候鸟，清高的眼眸

观水

那天，相约去看濮水
濮水却有些怠慢人
印象中，濮水一直很低调的
谁知比岸边负暄的老头老太太还清高
除了枝干邀请，春风偶尔死拉硬拽
心中的潮水，始终秉持
俯首走路的信条
蜿蜒的小径，向上或向下的石阶
本身也是善意的
可还是不自觉地暗自给它们排座次
路旁一棵棵含苞的榆叶梅
迎风挑逗，曲意搭讪
脚底下慌得一趟趟。惹得颜如玉的濮水
哗啦啦笑着，一路朝北

喜事

取桃花红作胭脂，撷梨花白
漂婚纱。浪漫，陈年，荒诞，旧事
尽是可入画的酒
一对新人，比挨屋串、逢人笑的
春风还得意
鱼头礼不能免。凤冠笄不成俗
倒、倒、倒。倒多了
包括插科打诨
枉了一江春水，顺着桌子腿往下流

剜蒜苗

去年入冬前将蒜种下
还是明智的
春天来临，我用剜、择、洗三重奏
庆贺蒜的新生
铁铲，菜篮，奢侈的自来水
没有间歇性失业
盛枯叶的撮箕，有光照、风动、泥粒
也夹杂妻子的碎语
田园风味绝句多，底子露白
根系发达
邻居隔墙递来一条建议
将那长须拿来炒肉，乘春风下酒

一把黄土，一滴雨水，就能让一个鲜活的生命腾飞。一片炙热的沙漠，注入一股清凉的甘泉，就能让这片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变成一片芳草萋萋的绿洲。一滴滴勤劳的汗水淌下，滴入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中，黄土地就变成了鲜花盛开，绿树成荫，百鸟争鸣的肥沃沃土。

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一年的农事开始了。这时候的人们渐渐忙碌起来，大家牵牛，套好车，分别把铁犁、二流杆、三流杆、横担、木耙、粪叉、铁锹等农用工具一一都装在车上。然后牛儿们兴致勃勃，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马路直奔往田间地头。

春天的野外空气清新，风儿温和地轻轻吹来。蓝蓝的天空中，白云慢慢地飘动着。饲养了一冬天的黄牛和骏马，这时候一头头、一匹匹都肥得油光发亮。牛儿们这时早已踌躇满志，早已耐不住了寂寞。马儿们更是都争前恐后地使着劲儿，向前奔跑。

闲置了一冬天的土地，已是迫不及待，它等待着人们早些来翻耕，早些来播种。不久后这一望无际的田野，就变成了茂盛碧绿的万亩良田。到了秋后，玉米金黄，棉花朵朵。稻子压弯了腰，高粱醉红了脸，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

扎好了铁犁，牛儿们排好了队伍，只听得扶犁人一声“驾”，蓄势待发的牛儿们，一个个较着膀子，低着头，蹬着四条有力的腿，猛地向前拉套。铁犁一下子扎在了泥土的深处，只听得“哗啦、哗啦”地响声，便把深处的泥土翻了出来。黑乎乎的牛粪和农家肥被掩盖了下去，大地深处的泥香一下子便被翻了出来。

另一块田地里，马儿们见平时走路都慢腾腾的黄牛们竟然拉着铁犁跑得飞快。于是不甘落后的马儿们，挺起了胸膛，仰起了脑袋，前腿较着劲儿，后腿用力蹬。四匹马都使足了劲儿，飞快地向前奔跑着。只听得后面的铁轮“吱吱、吱吱”响。犁片“唰唰、唰唰”地飞腾。一尺尺黄土被快速地翻飞了起来。只见后面的扶犁人，深一脚，浅一脚，也顾不得头重脚轻。像是个喝醉了酒的汉子，整个身体是前倾后斜，咧咧歪歪，紧追慢跑才跟得



无边无际(图片来自网络)

西 涧

379

我相信春天是捂出来的。

冻了一个冬天的土地，硬邦邦的，被立春的雷声惊醒了，蠕动着身躯，土地就松软了。松软是从泥土的内核开始的，表皮的冷硬还厚厚地夹裹着土地，将春的热切想方设法地捂住。

春天的生机是捂不住的。

第一个吵闹的是地头，几棵杨树枝梢上，站立的麻雀，几个清晨的鸣唱，就把麦苗叫醒了。麦苗返青的脑袋窥视着大地，父亲扛着铁掀，站在田埂上。铁掀一直与父亲交好，父亲只要进入田地，手里就会握着铁掀。或许一棵杂草不小心碰在父亲的铁掀下，至此，杂草就会断送了一年的寿命，弄不好会连根铲除。

父亲的目光久久注视着麦苗，我猜父亲一定憧憬着风吹麦浪。邻居四爷爷，总是闲不住，他叼着旱烟，站在自家的麦田里，像麦田里的守望者，心里盘算着麦苗第一水的浇灌时期。他晃晃悠悠地来到父亲身边，父亲杵着铁掀，说着关于庄稼的家长里短。四爷爷说：“下了几场雪，麦子捂的扎实，今年的麦子能丰收。”父亲习惯性地捋捋下巴，眼睛离不开麦子：“今年能吃饱肚子了。”

与麦田相邻的一块地，七零八落地摊着干菜叶子，这是收割冬白菜时留下的，父亲将干透的菜叶子收拢到地头，堆成小山，压上一层土。四爷爷蹲在田埂上说：“一把火烧掉算了。”父亲微笑：“春天的日头能捂出收成，菜叶子在土下沤捂着，几天就是好肥料。”四爷爷“嘿嘿”笑，“我看你拾掇庄稼，比拾掇你家娃还亲。”父亲也“嘿嘿”地笑。

四爷爷不懂，土地原本就融进了父亲的血液里，即便是后

上。在地头等着接替他的人看到他的狼狈相，乐的：“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耙好了地，整好了田埂。人们便拿着锄头，带着种子，怀着希望把一颗颗种子埋了下去。没几天功夫，一颗颗种子就发了芽。花生三五颗一伙，豆子四五颗一帮，小伙伴们使足了劲儿，歪着脑袋，齐心合力地把盖在自己身上的泥土奋力顶开。一棵棵嫩绿的苗芽就钻出了地面。

阳光明媚，杏花盛开。桃花未尽，梨花就陆续登上了枝头。就连田间地头的梧桐树上，也开满了紫粉色的喇叭花。小燕子在空中俯视着这茂盛碧绿的田野，不时地发出“啾啾、啾啾”地赞美

泥 土 的 清 香

李永海

声。因为它看到原来光秃秃的黄土地，就这样被勤劳的人们打扮得多姿多彩。蜜蜂们在花儿间“嘤嘤、嘤嘤”地歌唱着，黄莺和画眉听了觉得不过瘾，于是只好亲自站在树枝的最高处，“啾啾、啾啾”大声对唱起来。蝴蝶翩翩飞来，蝴蝶知道，自己只有翩翩起舞，才能融入这个美丽的景色中。于是，飞呀飞，舞啊舞，用自己最美妙的舞姿，来赞美这春天的景色。

一串串雪白的槐花绽放了，走进了五月。院子里，河堤上，到处是一片雪白。馋嘴的孩子们爬上了树枝，仰着头，伸着手，撸一把嫩白的槐花塞到嘴里。槐花刚一入口，顿觉得清香四溢，嚼上一嚼，令人口齿生香，那种浓浓的花香味，一下子便被吞进了肚子里。

五月的杏儿渐渐发黄。这时候再看枝头上，在青绿的叶子

来他不得不离开土地，他还是对泥土念念不忘。

依傍着田地的小河岸上，拱出来的野草，深深呼吸，冒出小嫩芽，呼唤着一切土地上的生灵。杨柳被唤醒的很及时，疏忽间就看见

“杨柳青青江水平”了，岸上杨柳最为窈窕，春风还没有吹拂，柳枝就开始翩跹。厚厚的冬装，怎么能捂住柳的妩媚。剪刀一般的春风，已将柳树剪裁成了一棵玉树。

“忽闻柳笛声声，却是云霞款款来”，孩子们在小河岸上倒腾春天。一个个还没有脱去裹在身上的小棉袄，小鼻头上升出汗珠子。村里的女人总是把“春捂秋冻”挂在嘴边，春天的时候，把自家的孩子捂得水淋淋的，就如同小河里游戏的鸭子，仿佛故意弄得浑身是水。孩子们哪管母亲的警告，柳树枝上挂小袄，自是一番好意趣。都说“春江水暖鸭先知”，男孩子吹着柳笛，女孩子向河里的鸭子扔几个土块，鸭子便“嘎嘎”地，惊慌失措地，游向远方。

时过境迁，生活过的乡村影像在这个别样的春天里回放的清晰，竟惹出更多惆怅。

春天来了，全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每天的疫情更新揪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也将我们捂在家里。新闻里与疫情相关的案例，时时感动着我，也让我热泪盈眶。我们常常说“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其实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有人负重前行，就如挡在我们面前的白衣逆行者。

朋友在微信里问我，疫情过去你最想做什么？我回答，我只想摘掉口罩，大口呼吸空气，拥抱白衣天使；走出家门，寻找泥土的芳香，拥抱有生之年的每一个春天。

人的光泽。像是一个个杏黄的玛瑙，像又像是一个个滴溜溜圆的黄翡翠。如核桃一样大，正沉甸甸地坠在枝头，等待着人们前来采挖。

日头正烈，麦田金黄。阵阵热风刮来，麦浪如同滚滚波涛，麦子熟了。一把把镰刀被磨得铮亮，布谷鸟在空中高喊着：“开镰了，开镰了”人们正低着头，弯着腰，左手拢麦，右手拿镰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功夫不大，一堆堆金黄的麦穗，像一座座小山，齐整整地摆放在了田间地头。

场里的麦堆更像是一座座高山，看着丰收的麦堆，人们笑在脸上，嬉在心头。毒辣辣的日头正在头顶发挥着它的威力，人们拿着木杈、粪钩，把麦垛纷纷摊开。牛儿们拉着石磙一圈一圈疯跑了起来。麦秆被轧得“嘎巴、嘎巴”响，一颗颗麦粒乖乖地从麦穗上脱落了下来。

挑起空空的麦秆，放到场里的某个角落里，等打完了头茬小麦，再回来把它们一一收拾干净。人们拿起了刮板、木锨、扫把，把一层厚厚的麦粒收集。麦粒便成了一道道岭，又成了一座座横跨在大场里的山。小孩子们在场里疯跑着玩，在那道岭上攀过来，又跨过去。深深的脚印留在了岭上，那深深地脚印里，盛满了嬉笑，盛满了阳光，盛满了幸福。孩子们在那座山上，蹬啊蹬，蹬啊蹬。想一下子跨到云层里去。一边蹬，还一边不时地发出“咯咯、咯咯”地嬉笑声。这欢乐的嬉笑声，传到了远处，传到了云霄里。

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他们是早起晚归，春种秋收。踏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出门，踩着傍晚最后一丝霞光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付出一份努力，就会多有一份收获。多洒下一滴汗水，就会多得到一份欣喜。人们盼望着春天，盼望着夏天，又盼望着秋天早早到来。因为到了秋天，大地处处飘香，沉甸甸的果实挂满了整个枝头。大地深处的泥香也随着庄稼的成熟散发了出来……

滁州日报 南谯新闻

chuzhouribao nanqiao xinwen

花 事

(外一首)

闫立新

阳光盛开时，不止一片流水安卧在微澜里。

不止一棵树，有着惺忪的眼神。

我遇到三月时，大地正风情万种。说说桃花吧

小蛮腰的桃花。

虞美人的桃花。

妩媚在美人眉心小妖般的桃花。

崔护错失的桃花。

都不是我为之做红衣的桃花。

我的桃花。

含羞娇语。有一颗与我私奔的心。

她还很调皮，喜欢玩失踪。

因此我在芬芳的国度，贴上寻花启事：

桃花，又名：爱情的胡虏。小名：桃之夭夭；喜穿粉色，红色的衣，偶尔也着白色的轻衣，于今年四月末离家出走。

有看到桃花的。

请转告她，爱她的人，只有我一人。

如果她还在游玩的路上，也请告诉她，我在小桥边，流水旁，等她回来。

春雨

春天的雨应该是这样的，

细雨敲窗，

我在屋檐下侍弄花草，

我在书中，翻检唐诗里落下的月光。

我很喜欢读一朵梨花开了，

我的声音，含着蜜，含着另一朵梨花的歌声。

只有雨天，我内心的沼泽，

才会草间清白，

才会草间清白，

你们喜欢的雨中骑马坐轿，我也喜欢，你们喜欢拆掉河流的围栏，让一尾美人鱼上岸，我也喜欢。

当一场雨的远去了，

我拾起一枝阳光的枝条，一边走，一边摇晃。

感 受 春 天

戚思翠

春回大地，春风和煦，万紫千红，暗香浮动……带着一份涌动的喜悦，惬意地扑进春天里，躺在她的怀抱里，感受温暖与幸福。

慵懒地徘徊在春风里，艳阳高照，和风拂面，湛蓝天空下，春光柔美、静谧，无拘无束地倾洒在花草树木上。路人春风满面，心花怒放。树丛莺歌燕舞，蜂蝶蹁跹，奇花异草，芬芳扑鼻。春风一如多情婉约女子的纤纤手指，温暖柔软，于树丛草间，绿叶嫩芽里，弹奏出一片清丽的明朗。快活的麻雀、百灵鸟、喜鹊等，傲立枝头，扯开大嗓门尽情歌唱着春天的赞歌。